

童雁汝南庖丁解牛个展研讨会 文字版（部分）

时间：2013年11月2日 上午

地点：北京今日美术馆

主持人：王林

发言人（拼音序）：陈孝信、丁宁、范迪安、顾振清、黄笃、贾方舟、童雁汝南、王林、杨卫、殷双喜、张晴、章仁缘。

章仁缘：听了各位大师的发言，非常有感悟和体会，因为这个学习的过程，我们前几年曾经搞了一个类似化的创作，就是中国我们国家的重大历史题材 100 件，终身创作，我又把童雁汝南拉到我们这个创作队伍里面来，因为童雁汝南的作品是谁建出来的，艺术追求比较另类，就是说他在我们历史画创作当中，我觉得可以使我们传统历史画可以注入一些新的东西，使我们历史画的呈现跟他一样，所以他的历史画我想把这个简单讲一下，因为我们国家现在马上又要有一个 150 张的上下五千年的古代题材的历史画，我这张画我是画的大禹治水，我同时还在完成一个，中国军事博物馆约稿的一张画，所以我这几年，因为我读研之前和读研之后，包括我在油画系组建第一个工作室，历史画工作室，这时候我们就搞这个课题，就说这个课题在我们全院，在全省突围了，这要是全国、在我们国家教育重大课程里面也入围了，但是这个题目就是历史心相，照相的相就是我提出来，就是我们今天画历史画，应该有当代的视角，为什么呢，因为我们现在我们画的历史画，那时候我们还没呈现的时候，就是历史画作品还都没出来的时候，就已经在各个一些创作，宣传里面都看得出来，展示和宣传都看得出来，其实 60 年都没什么变化，都是一个要求，也就是说基本上就是完成这个版面上，就是我们历史层面的一个版面上的一张历史照相的效果，这样讲话也有点过分，至少在艺术语言探索方面他没有前进。

所以这个时候我在课题里提到这个，就是我们应该用当下的眼光，包括当前艺术应该进入到历史画创作里面来，比如说我们的油画系井士剑老师，他的一张抽象画《东方红》，我举了很多这样的例子，但是这很难做到，为什么，因为我们这个创作过程当中，因为历史画可能更面向广大的一些观众，在历史画语言表达当中有很大的局限性，但这时候我把童雁拉进来，就是有一个想法，就是当时我组织这个班底，那张画的选题，就是蔡英培、秋瑾光复会的场面，所以这张画历史年代感很强，童雁他的追求比较另类，我想包括我们两个研究生，这样的使我们四个不同的人，不同的年龄，不同的艺术追求的人，走在一块，是赋予我们历史画一些新的观点，一些新的看法。

但是因为在存稿过程当中，碰到很多的，这个范迪安老师他是评委，我觉得我们还是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，当然这点我就想到，童雁汝南在我们油画系四年级，本科毕业是在 2000 年，但是他现在，他这个命题，时间跨越是艺术理念，是从 1998 年开始算，也就是说他在大三的时候，就已经有了自己的追求方向，有自己的探索要求，那个时候我看到的画其实没看到他另外一面，他画的写生功底非常好，我很倾叹他有些画肖像的画，我说这个基本功非常扎实的，所以我就不知不觉他就走到今天了，而且这么坚持使我非常感叹，说大家很多老师对他的褒奖，我觉得是非常正确的。

因为这很不容易，就是说，这个其实他不是说你画不写实是工夫不好，你去搞表现，我们往往会产生一个错觉，你写生基本功不好的人去搞表现，这是一个错觉。就是说在那个时候，他就在思考，自己未来在毕业以后，将来以后艺术怎么走下去，所以呢，我又想起一个事情来，就这个反映就想到我们在油画教学当中或者技术教学当中看法问题。就说因为我那年到法国去，因为我们客座教授森·山方，有雷蒙·马松、阿西加都是我们油画系的客座教授，那年到巴黎去的时候，许江院长就跟我讲，也带去我们一年级、二年级的基础教学的头像，就是现在他画的这种形式的头像，给我们专家，给世界一流大师看一看，对我们教学提出一些要求，那个森·山方我们有两个项目在一起座谈，他看了我们油画系一二年级的作品，非常感叹，两点，一个就是画的非常好，我们以前都画不出来。

当然这一点我要注解一下，那么这些画家他不是我们学院的教授，他学院的教授他不太搞创作，全部以教学为主的，他们的画家在社会上他不从事教学的，他说我们都画不出来，这个就是说，在我们当然有一个没讲，不能启齿的一个观点，就是巴黎美术学院他没有写生教育，连油画系都没有，他讲的很客气的讲，我们画不出来，是他不想这样画的，这是一个观念问题，教学观念问题。第二个问题他就讲了，够了，用不着再去这样画下去了，足矣，他说，就是这些工夫对一个画家来讲，他的发展方向基础非常好了，所以他的这两点，我非常深刻，我们谈了很多，回来以后我们就把这个想法在教学上我跟他讲，所以那时候就有一个，对油画系的技术教学，也是后来我们学院的教学内涵，教学课程，教学观念提出思考的问题，也就是说用得着我们花那么大的精力打基础吗，因为现在我们有基础部，所有的学科都归到基础部里去，去回笼，就哪怕你以前考前，你怎么基础再好，你到这里都从来一遍，然后呢，一年级以后，到二年级才进入这个专业，然后大家就提出这个画的时候…（插话：考前班就够了的。）

这就是够了，我觉得他们就够了。这样的话，他们的油画是这样的，你到了技术部门，还不画油画，后来我们就提出还是要画油画，因为你如果不画油画你到了二年级的时候，他

油画的材料以及基本的要求他不懂，要重新再教他，这样耽误很长时间，他不会像以前的教学，我们考试就不一样，考试就考油画，现在不要考油画，这之前考油画，你一定要画一幅画，所以对油画的材料属性就已经很了解了，所以在大学里面，这个油画时间非常短，所以这个基础教学的要求，课题实质的问题提出讨论。但是呢，从童雁汝南的艺术性呢，这个问题我们要重新思考，这是根据我的思考，就是说，他写实工夫很好，别人没看到他写实工夫扎实那面，走到十五年如一日，怎么过来的，他的心态如何，他怎么思考。为什么这么坚持，这我就感觉很感叹，我坚持不了。为什么他的作品很有符号性，符号性很强，我们讲的符号有两个观点，有两个看法，一个就觉得很概念，符号太概念，一个就很风格，概念是贬义词，风格是褒义词，但我肯定从褒奖的这个角度谈层面童雁的，他的画在展示的时候，仅看他的图象，他的肖像形态，很单一、很枯燥。我说你不要讲你自己一天到晚在里面进行艺术事件，对着人写生，感觉枯燥，我们看的人都感觉枯燥，但是一点，过目不忘，比如他的展示，他以前的时候，我们油画室，我们浙江省油画展览，包括我们学校的油画系的展出，他拿的作品，一看就不忘，往往有些作品，往往有些两个老师靠近的时候，这个老师和那个老师撞架了，他就是童雁的，艺术风格很鲜明，我觉得用符号这个词来概括他，我觉得他这个就是说，其实他这个符号挺像，他所思考的这个层面的东西，只有画画的人才能体会。所以比如说，我看他的画，我认为，就是大家很多老师也谈到，在艺术语言本身的研究和表达方面相互通的更多，所以我想他的画，他这个中国画的人文画的气质和追求是主要的，他艺术语言表达包括基础，我们油画基础，材料的艺术语言，基本的表达也是主体。

所以他在这个绘画过程当中，他有中国人文画的意向表达，写意绘画的这种要素、这种因素，这种绘画心理一直在主导他，谈了这个问题，我又想又跟他，从小一直画，一直练书法、一直画国画有关系，从小就爱好书画，在很小的时候他就很有名气，参加很多展览，全国的展览，屡屡获奖，被誉为“小神童”，所以我想他如果是那么早就开始从事这个中国书画的事件和练习，那么他是必然对中国的传统文化、对中国传统艺术进行研究，对老庄，对《老子》和《庄子》的中国的这些文学、这种思想肯定有所接触，所以我们一般的讲，就是谈到这么一个问题，就是中国人画这个油画，一看就干脆，你不要故意的去修饰、去打造就够了。因为外国人看你中国的油画，就是一眼就看出来了，就自然就形成一个面貌，我认为这个不完全，为什么呢，就是我们在学校里的基础教学领域，也有选修课，选修课里有很多学生他就现中国画、选中国书法，但你学一点中国画，你不学不一样，同样走到今天，我觉得不少人就跟他自己长时间，他的爱好，他对中国传统文化，对中国传统文学，这种传统思想的研究和追求都有关联。

所以他的绘画里面，你看我们中国画在这里面，毛笔和我们的油画，像油画刷，他的宣纸，我们的抹布，他的这个墨汁，我们的油其实材质不一样，我认为人都是一样的，中国人，在中国人的表达的时候，在油画这种激励所产生的那种对于画家的那种快感，那种追求的兴趣和中国画里面，在纸墨上面所表达的那种境界其实都是一脉相承的，所以他的画里面，我觉得很有那种契合于“六法”里面最主要的气韵生动这种视觉体验、视觉呈现，所以他的画里面，他很注重绘画的机理变化，挥洒自如，这些都是这种心态，跟传统文人画比较接近的。所以我在想，童雁汝南今天的，就是说走到这个很自然，是一种必然。他完全是这十五年时间里面，他可以讲，他可能分成三个阶段，第一个阶段他就是本科生时期的探索时期，那么第二个阶段应该是留校任教时期，第三个阶段就是读研、就是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研究时期，所以呢，我觉得如果是从他这个十五年的历史，我就会想到，我们这一代人，年轻画家，这代的年轻教师，与我们这代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，就是他们这个社会，他们这个时代背景，这个社会处于急剧变革，这样的时代这个时期我们国家政治、经济、文化艺术交织着发展。

所以成长年代比较复杂，这一代人因为他不满足与视网膜中固定的呈现，不情愿用常态人的眼光来看待事件，他更多的总是以现象学的，事世而非的、随心所欲的、感情用事的这种心理来未揣摩事件，所以作品中的人物，我觉得还是除了沉思、思考以外，其实还带一点，因为他的艺术品的形态不是很写实的，他的情感，他的神态其实还是带一点神经质的那种思考，这也是童雁汝南当下自己的思考，这种思考有我们这个年代人生存空间的思考，也有童雁汝南对油画语言表达空间的思考，所以我认为，这就是童雁汝南的使命感，如果我要概括他的话，应该是说，他有四个方面，一个是有强烈的艺术符号，第二个有传统的文化意识，第三点就是扎实的油画基本功，第四个有深层的社会使命感，我的讲话完了。